## 美是相遇: 阅读程抱一的中西对话

(法) 马德莱娜·贝尔多 裴 程

**裴程:** 马德莱娜·贝尔多教授,您曾致力于法国十七世纪文学的研究和讲学长达三十多年。2009年春,您出乎人们意料地发表了法国第一部研究程抱一的专著: 《程抱一,走向开放人生的历程》¹。其实,四年多来,您似乎放弃了十七世纪,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一位来自中国的法兰西学院院士身上。您曾经告诉我,是程抱一把您带进当代文学领域的。这个转变令人惊讶,尤其是在学科间门户森严的法国大学界。您是否能先就这个转变给中国的读者做些解释?

马德莱娜·贝尔多: 那是 2004 年深秋的一个夜晚,在巴黎卢森堡宫举办的一个文学沙龙晚宴上,我第一次听到作为嘉宾出席的程抱一侃侃而谈。他的声音有点儿沙哑,但却异常的柔和; 饱经风霜的谈吐里依然焕发着青春的活力。他象面对友人那样,讲述自己为什么选择用法语创作,如何在异国他乡经受漫长的语言和文化的磨砺,坚信不同文化之间对话的必要性,探讨美的奥秘······· 句句发自肺腑。在此之前,我一直陪伴着被法国人称作"伟大世纪"的文豪们度过了三十多年,当时还没有读过程抱一的著作。如果要描绘那天晚宴后我的感受,我想用程抱一所说的"相遇"最为准确<sup>2</sup>: 比如他曾经用"相遇"来描绘塞尚(Cézanne),谢阁兰(Segalen),克洛岱尔(Claudel)对自己的影响。这个意义上的"相遇"(或《迎接的时刻》<sup>3</sup>)给生命以价值。

第二天,《天一言》'就放在了我的书桌上。我匆匆通读,未及领会要义就捧起了《此情可待》,然后就是论著、翻译、艺术论著、诗集5······一本接一本。我当时感到在不停地发掘,被这个突然变得接近的"万有之东"所吸引,但是一时还找不到进入这个艺术大厦的钥匙。于是我就在这些著作间来回穿行,其中《论美沉思五篇》'对我的帮助尤其突出。渐渐地(耐性不也是东方美德之一吗?),我意识到这些著作相互映照,它们共同构建和深化着同一个沉思:人和人的命运及其在宇宙中的位置,换一个角度说,就是善与恶、美与丑在人身上和自然界的并存7。几年以后,我终于可以确认,尽管诗人的生涯(首先指生

<sup>&</sup>lt;sup>1</sup> 巴黎, Hermann 出版社, 2009。以下简称 François Cheng。

<sup>&</sup>lt;sup>2</sup> 对于程抱一来说,和某个人相遇并不是和他碰面,也非礼节性的寒暄。相遇是生命中最真实和最珍贵的时刻,它丰富生命、留下痕迹。正如他在《此情可待》的前言里所说,真正的相遇就是"向无限展开"。 参阅 *François Cheng*,p. 29。

<sup>&</sup>lt;sup>3</sup> 参阅诗集 *Que nos instants soient d'accueil* (《愿我们的每一时刻都是迎接》),Francis Herth 石版画插图,巴黎,Les Amis du livre contemporain 出版,2005。(以下简称 *Instants d'accueil*)

<sup>&</sup>lt;sup>4</sup> 巴黎, Albin Michel, 1998, 同年出口袋版《Livre de poche》。以下引文皆出自该版, 简称 Dit。

<sup>&</sup>lt;sup>5</sup> 诗选集 A l'Orient de tout (《万有之东》), 巴黎, Poésie/Gallimard, 2005。以下简称 Orient。该集选自: Double chant(《双歌集》), Cantos toscans(托斯坎咏叹), Le long d'un amour(《沿着爱之长河》), Qui dira notre nuit(《谁来言说我们的夜晚》), Le livre du vide médian(《充虚之书》)。 参阅 Vrai lumière née de vraie nuit(《真光出真夜》), Cerf, 2009。

<sup>&</sup>lt;sup>6</sup> Cinq méditations sur la beauté(《论美沉思五篇》),巴黎,Albin Michel,2006 第一版。以下引文皆出自该版,简称 Méditations。

<sup>&</sup>lt;sup>7</sup> 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时,程抱一年方八岁。他当时刚开始发现自然之美(庐山、长江三峡)和女性之美,却同时目睹了报纸刊登的日军南京大屠杀惨绝人寰的照片。参阅 *Méditation*, p.18-19 及 p.20: "我从此明白[.....]必须同执两端。"